



《多重宇宙.pan》浮思*工作室(意大利)2019

11月2日,重磅大展《科技艺术四十年——从林茨到深圳》登陆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11月3日,“第五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11月7日,“脑洞——人工智能与艺术”与EAST-SCA圆桌论坛在上海明当代美术馆举行;还有即将在2020年1月举办的CAFAM Techne三年展,同样探讨科技、艺术与文化交叉发展之下艺术的新出路。

频繁的展览与论坛,再次将科学与艺术这一热点话题拉回到艺术的视野里。相信不少人仍记得,2018年底,一幅由人工智能(AI)创作的艺术作品《埃德蒙·贝拉米肖像》,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43.2万美元(约合3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拍卖成交。这幅作品起拍价只有5500美元,最终以估值上限的40多倍价格拍出。同一专场中另有20多幅毕加索的作品,却没有一幅能超过这幅作品的拍价。它也成为第一件在国际拍卖会上成功交易的人工智能艺术品,引起关于艺术边界的探讨与震动。

科学技术,早已无所不在地充斥并影响着艺术。就像我们经常

在展览里看到的VR、交互、虚拟、混合现实、生物基因……跨媒体与跨学科的呈现,技术与伦理的探讨,人工智能与艺术家的角色,边界一次又一次地被试探突破。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科技+艺术只是博眼球的短暂喧嚣还是涉及人类生存的严肃思考?

爆炸式的科技发展,无声无息地影响着艺术,也许将会重新定义艺术收藏的边界

爆炸式的科技发展,无声无息地影响着艺术,也许将会重新定义艺术收藏的边界

科技+艺术: 严肃的思考 or 消费的狂欢?

文/梁侨 刘倩 图片提供/中央美术学院、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设计互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壹 科技与艺术 人类创造力最闪耀的学科

为何将科技和艺术这两个学科单拿出来讲?也许正因为这两个学科是人类创造力最闪耀的地方。我们在这样的结合中欣赏创造的魅力,也仿佛能一窥未来的门径。而在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看来,科技史和艺术史,从未分开过。

“科技、艺术自古有之,从来都是密切地在一起工作的。只是到了最近的两三百年,被近代的学科分科体系,人为地分割成了科学学科和艺术学科,我们看到在达·芬奇和丢勒的时代,这样的分割其实都没有出现过。通俗点说,如果现在在一个后母戊鼎放在面前,它无疑在技术史上有一席之地,但谁能说它不是艺术品?再说越王勾践剑,上面的青铜纹饰、古雅的越国篆书,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考古、历史、

人文,但另一方面来说,这在当时就是国防尖端科技啊,相当于现在的东风41。”

清华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近日在谈及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时,也谈到了艺术与科技的不可分割:“文艺复兴经典之作是得益于对透视学的发现和理解,才能塑造出具有震撼性的艺术作品;从工具层面,油画油料提升技术,对油画的表现力也有极大的提升;印象派对光学的认识带来了新的艺术风尚;在工业化时代,动态雕塑大行其道,我们看到在达·芬奇和丢勒的时代,这样的分割其实都没有出现过。通俗点说,如果现在在一个后母戊鼎放在面前,它无疑在技术史上有一席之地,但谁能说它不是艺术品?再说越王勾践剑,上面的青铜纹饰、古雅的越国篆书,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考古、历史、

贰 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是热点中的热点

在中国,1995年、1996年,吴冠中为李政道所主持的学术会议分别创作了名为《对称乎,未必,且看柳与影》和《流光》两幅主题画。从那时起,一位闻名海内外的老画家,和一位诺贝尔获得者物理学家,开始联手倡导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他们相识于晚年,却演绎了很多次艺术与科学交融的著名握手。二人共同完成过两件雕塑作品,李政道的《物之道》和吴冠中的《生之欲》,它们曾左右对称摆放在中国美术馆展馆大门口,科学因艺术情感的介入更富有创造性,艺术因汲取科学智慧而焕发新意。

那是2001年的第一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清华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在回忆那次展览时这样说:“很长时间在美术馆都没有那样的盛况。”沿着两位先生的步伐,艺术与科学后来就成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锁定的两大领域。

十几年过去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尤其是当代艺术里的科技成分,突然在今天进入爆发式的运用。两位先生倡导的观点,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广泛的追捧。鲁晓波说:“目前全球有很多热点,而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正是热点中的热点。”

叁 “林茨”艺术节的四十年

相对于中国,被誉为“科技艺术朝圣地”的林茨电子艺术节(Ars Electronica)则更早开启了科技与艺术的探索。创办于1979年的林茨“电子艺术节”作为全球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科技艺术平台,每年九月都会吸引十余万访客来到林茨。

邱志杰觉得,享誉世界的林茨电子艺术节之所以能坚持40年,并且每年仅仅举办5天就能吸引15万人次的观众,绝非偶然。它不仅代表着全球科技艺术探索的前沿,也始终保持着一种思考的严肃性。他说:“我们不妨关注一下这40年来林茨电子艺术节主题的变化,它有时探讨市场,有时探讨控制论,有时探讨知识经济,有时

探讨生命伦理,它总是非常严肃地在思考科技进步对今天人类的塑造意义。”

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邱志杰觉得观众才能更好地欣赏科技艺术展,这样才能看到一件作品或个体不仅仅只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是在当时历史语境中扮演着某种责任和思考资源输出者的角色。

“林茨电子艺术节能走到今天,反倒是由于它叫电子艺术,因为再怎么样的作品,总归和电子有点儿关系,AI、音乐、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动画、传统的录像艺术都能往里装;另一方面,也因为林茨电子艺术节设立奖项,由其颁发的电子艺术大奖(Prix Ars Electronica)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艺术奖

项,被誉为‘科技艺术界的奥斯卡’。”邱志杰说。

直到今天,邱志杰是这么定义科技艺术的:“有这么一批艺术家,特别地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条件、结果塑造一个新的世界。他们将人性的变迁、技术本身的伦理和哲学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也以更新过的技术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和工作手段来展开工作,他们会敞开来去面对所有最新的由技术所引发的人类进化的这些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到眼下的展览,显然,《科技艺术四十年——从林茨到深圳》围绕某些人类面临的严肃论题展开,在满足人们观展趣味之余,总是对当下面临的问题或未来的趋势保留必要的思考。

肆 科学与艺术的下一个热点:人工智能?

回想三年前,艺术界探讨科技对艺术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关于探讨炫酷效果、技术本身对艺术的影响。而如今再探讨同一主题,无论是展览还是论坛,纷纷将科学与艺术这一话题指向另一个关键词:人工智能。

这也是“第五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脑洞——人工智能与艺术展览”与EAST-SCA论坛共同选

择的主题方向。

“人工智能”这一概念诞生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工智能通过不断进化迭代,基本实现感知能力,并从感知进入认知领域。

试想,如果像电影里一样,人工智能实现突破,能够完整感知、认知、决策、执行和处理人类

的要求和活动,将会为世界带来无穷的想象。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的“大脑活动图谱计划”、欧盟的“人类大脑项目”、日本的“脑/思维计划”以及中国的“中国脑计划”相继以脑认知为出发点,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展开。而艺术要探讨的,或许则是关于人,关于艺术的重新定义。

(雅昌艺术网授权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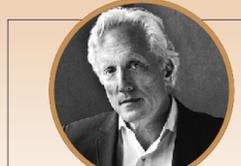
▲数据绘画《深圳的风》让我们看见平日不可见的风。拉菲克·安纳度工作室收集了深圳区域整整一年的风速、风向、温度等数据,并开发了一套定制软件,以20秒的时间间隔,读取、分析这些数据,形成了四个优美的动态篇章。



▲《改造的天堂:衣橱》采用了“荧光蚕丝”,这种材料来自于添加了发光水母和珊瑚基因的改造蚕,聚焦于人们一直关注的基因改造问题。



▲《行走的城市》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城市漫步的体验。影像中的3D城市人形雕塑在屏幕中央不断行走、变化、重塑,散发着逼真的动感与活力。



受访嘉宾 达科塔·杰克逊 (Dakota Jackson)

美国艺术家家具运动发起人之一,家具设计师之外,也是魔术师、舞蹈家、钢琴家。

作品被伦敦设计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芝加哥雅典娜博物馆与设计博物馆、德国建筑博物馆、纽约艺术设计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永久收藏。曾获德国红点奖、IFDA产品设计优秀奖团队奖、DDA工业设计之星设计奖,AD终身成就奖等。知名设计有受小野洋子委托设计列依桌,以及被用于100多家大学和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馆椅。

受小野洋子委托设计列依桌,他设计的图书馆椅被用于100多家大学和公共图书馆,并收藏在美国和欧洲的多家博物馆中……作为美国艺术家家具运动发起人之一,达科塔·杰克逊可谓名震全球。

10月26日,达科塔·杰克逊来到深圳,同时也带来了他携手国际钢琴大师郎朗先生共同倾力打造的施坦威·郎朗黑钻限量版钢琴。“设计就如同音乐。”达科塔·杰克逊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

那么,作为一个家具设计大

设计列依桌的他,这次又设计了个钢琴!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图/受访者供图

师、设计学院的教授,从理性层面来分析,关于艺术设计家具的美之所在、收藏意义,达科塔又会怎么说?

美国家具为何值得收藏?

羊城晚报:达到收藏级的美式艺术设计家具,最突出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是什么?

达科塔:我们所谓的现代主义风潮的设计,其实在美国开始得比较晚,1960年代到70年代才开始,而欧洲在二战前已经有了这个风潮。当时美国的家具都是大规模批量操作,没有什么就是定制款。只有到六七十年代,才有这种小的工作坊去承接一些很私人化的定制,我们叫做艺术家具运动。其实日本、中国也是技术和设计的强国。中国也开始从批量化家具生产到有私人化定制。

你在设计公共场所家具时,设计性、功能性、大众流行性,会将什么因素放在首位?

达科塔:图书馆椅的公共性,体现在它不仅是一个人坐,而是一种要让所有的人都舒适都想坐的设计,所以设计一定要简洁,不能太花里胡哨。但还不只是舒适,因为它在图书馆里是给做学术的人使用,所以还必须能够让人集中注意力去做研究。

跨界设计的“灵光一现”在哪里?

羊城晚报:你本人有很多艺术跨界,你对于跨界设计的看法?音乐与家具设计之间,有什么灵感碰撞的火花?

达科塔:设计就如同音乐。音乐有一个主旋律,但它同时有很多不同的音符,去作为装饰铺在这个主旋律外围。但就算有这么多的音符,它还是要有个主旋律。我会用这来比喻自己的设计。比如我设计一张桌子,它要有一个主线,让你的视线会随着这个桌子的主线去流动,就如同是设计师的手,在带领着你的目光去游走。主线之外的其他装饰性线条,就如同音乐主旋律外的其他音符,它们要很和谐地去搭配主线的发挥,而不能喧宾夺主。也就是说,当你在设计家具时,你的脑子里要有这样一个主线,这件家具的主要线条是怎样游移的?然后所选的材质,也要符合你的主线设计,符合它需要呈现的效果。



▲图书馆椅 ▲鸡尾酒桌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家具设计师,你为施坦威设计限量版钢琴,其中有何设计细节是与你之前的家具设计经验相关联又有创新的?

达科塔:设计家具与设计钢琴是不完全一样的,你必须要做一些转换和更改。以前更多的钢琴设计,是作为一件乐器比较重视实用性的方面。所以我作为一个家居设计师,我也弹钢琴,我当然首先还是要勾勒一个基本线。但我此次为郎朗设计的钢琴,又与我之前的设计不同。我1998年就开始与施坦威合作设计钢琴,我以前都会设计得比较简洁。但这次郎朗限量版,最为精美华丽。因

书法杂谈 文/图 梁君度

篆刻家可以自己造字吗?



著名篆刻家何国勋铸印“湾区先生”

体现了赵孟頫对古文字形体“与古为新”的体会和创造。明清以来的许多著名篆刻家几乎都曾有过采用偏旁并合“造字”的。

早些年,徐正濂先生曾发表过《谈造字》和《再谈造字》等文章,提出了篆刻中造字的四条理由:一是文字发展史就是造字的历程。二是标准篆字不敷应用,篆刻创作有造的必需。三是我们现在的正字标准本身不严谨,前人造的就算对,今人造的就算错,那是古州官可以放火,今百姓不能点灯。四是秦汉印和流派印包括历史上的篆刻大家,都有不规范的用字,都有明显造字的时候。

愈是古文字学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愈是对造字持包容态度。毕竟,古文字也是古人造出来的,对于我们的后人来说,我们也不就是古人吗?例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所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但是我们要造字就必须得合法度,而不能毫无根据地乱造一通。其实,“造字”是古文字学者在日常研究中经常干的事。他们在古文字材料中遇到一个暂时认不出来的字时,就会根据它的字形偏旁结构情况用现代汉字的偏旁大致合理地组构出一个字来,然后再通过形、音、义等多方面的大量材料、论据,考证这个字形的合理性。所以古文字学解释的过程是科学的。据此,我们在篆书创作中遇到没有的篆文,依照科学的方法去造,应该是可以的。其实现代人用的不少字如“镕”、“钅”等也是古文字中没有的,都是现代人造的。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我并不鼓励中小学的同学自行造字!本文探讨的是文字学家和篆刻家能否在必要情况下造一个古人没有的字。